
錢基博著

現代中國文學史

序

余讀班固、范曄、漢書、儒林傳，分經叙次，一經之中，又敘其流別；如易之分施、孟、梁、丘，書之分歐陽、大小夏侯，其徒從各以類此，昭明師法，窮原竟委，足稱良史！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，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後者，略倣儒林分經敘次之意，分爲二派：曰古文、文學。曰新文學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別；如古文、文學之分文、詩、詞、曲，新文學之分新民體、邏輯文、白話文。而古文、文學之中，文有魏、晉、文與駢文、散文之別；詩有魏、晉、中晚唐、與宋、詩之別，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；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，附著於篇。至詩之魏、晉，其淵源實出王閻運、章炳麟，而閻運、炳麟已前見文篇，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，以昭流別；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。特是學者猥衆，難以悉載，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於篇。

又按漢書、儒林，每敘一經，必著前聞以明原委；如班固敘易之追溯魯商瞿，子本受易，孔子、范曄之必稱前書是也。是編亦倣其意，先敘歷代文學以冠編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敘來歷，庶幾展卷瞭如；要之以漢爲法，特是規模粗具，而才謝古人。漢傳經師，人系短篇，簡而得要。僕纂文士，傳累十紙，詳而蘄盡。聞之前人，粵在明季，南潯莊氏爲明書，中王陽明一傳，有上下卷，共三百餘頁；其冗長無體裁，可知已！陳寅恪傳者以爲笑，書曰「辭尙體要」，言史之編纂，貴簡不貴煩也。然史筆貴能簡要，而長編不厭求詳。昔在鄞縣、萬斯同、李野、草明史，每爲一傳，必就故家長

老求遺書，考問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雜家誌傳之文，靡不網羅；參伍而爲長編，纒繞數十紙，傳寫者爲脫脫，每語人曰：『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，而吾所述將倍焉，非不知簡之爲貴也！史之難言久矣！非事信而言文，其傳不顯！李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無遷固之文是也。而在今則事之信爲尤難！蓋俗之儉久矣！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傳各異矣！言語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鑿空而構。其傳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！其聞而書之者，未必有裁別之識也！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爲之極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，而所不取者，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！』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言可謂有慨乎其言之！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！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：『古人一事，必具數家之學；著述與比類兩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；劉歆買讎之漢記，其比類也。司馬光撰通鑑，爲一家著述矣；二劉、范氏之長編，其比類也。古人云：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』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『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』爲職故事，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，於是有比次之法！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僕少耽研誦，粗有覩記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徵文，則揚馬、修陳詞賦，漢書之成規也。敘事，則王、謝詳徵軼聞，晉書之前例也。知人論世，詳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迹其生平，抑揚咏歎，義不拘虛，在人卽爲傳記；在書卽爲敘錄，吾極其詳，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。署曰長編，非好爲多多益善也！吾爲劉歆、買讎，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！吾爲二劉、范氏，而斬人之爲司馬君實焉！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。其義防於太史公，如敘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，而見意於項羽本紀，藉項羽之口

以吐之曰：『非戰之罪也，天也。』敍平原君之好客，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，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：『平原君之遊，徒豪華耳。』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，激射映發，以見微指。是編敍戊戌政變本末，詳見康有爲梁啓超篇；而戊戌黨人之不廢人意，則見義於章炳麟篇，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。如此之類，未可更僕數；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。至若林紓之文談，陳衍之詩話，況周頤之詞話，以及吳梅之曲話，其抉發文心，討摘物情，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，并刪其要，著於篇。亦班書、賈誼傳、裁政事諸疏、董仲舒傳、錄天人三策之例也。要之敍事貴可考信，立言斬於有本，聊疏纂例，以當發凡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無錫錢基博敍於光華大學

跋

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諸生，索余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稿，而集費以鉛字排印貳佰部，案跋於後。余蒐討舊獻，旁羅新聞，草創此編，始民國六年，積十餘歲，起于閨運以迄胡適，哀然成鉅帙。人不求備，而風氣變遷大略可觀。其中陳石遺、衍、康南海、有、兩老人、梁任公、啓、章行嚴、士、兩先生，皆曾以稿相示。惟任公晤談時，若有不愉色，然亦無以自解也。嗚呼！革命成功，此諸公者，或推或挽，多與有力，然冒龍利以居成功者，所在多有；而曾不圖革命之何以善其後！獨章太炎、炳、革命之文雄，而自始於革命有過慮之譚，長圖大念，不自今日。然而論者徒矜其博文，罕體其深識！康南海，維新之先鋒，而垂老有篤古之論，著歐洲十一國遊記，然疑歐化，若圖晚蓋，回首前塵，能無惘然！獨梁任公沾沾自喜，時欲與後生相追逐，與之爲亡町畦，若忘老之將至，而不免貽落伍之譏，耗矣哀哉！乃知推排成老物，此亦無可如何之事！任公嫵媚務人，南海權奇自喜，一師一弟，各擅千秋！嚴又陵復與南海，任公同時輩流，早年聲氣標榜，抵掌圖新，倡予和汝，而臨絕哀音，乃力詆康、梁，以爲『社會紀綱之滅裂，少年心行之浮薄，誰生厲階，二公實尸其咎！』感慨惻愴，言之雪涕！嗚呼！神器不可以一端闕，愚民不可以浮議擾，嚴叟國士，抑何見之晚也！章行嚴少小鬧學，意氣無前，而整飭學風，行嚴乃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，首發大難，不憚以今日之我，與昔日之我戰，召鬧取怒，功罪與天下人共見之，可謂磊落丈夫已！其它難以更僕數，余爲一一著於篇。於戲！舉壹世之人，徒見諸

公者文采煥映，傾動當時，而不知柴棘滿胸，中有難言之隱，捫心不得，抱慙何窮！讀者以此一帙爲現代文人之擊鏡臺可也！民不見德，唯亂是聞，眈眈諸公，高文勳俗，徒快一時，果何爲乎！余文質無底，抱樸杜門，論治不緣政黨，談藝不入文社，差幸服習父兄之教，不逐時賢後塵。獨念東漢黨人，千古盛事，然鄭康成經師人師，模楷儒冠；而名字不在黨籍，談者高之！自惟同學不中爲康成作奴僕，唯此一事，粗堪追隨。然而士無靖志，論喜驚衆。前人悔之，後來不悛！波隨流轉，漫漫安竭；長寫不測，知其何故哉！昔元微之撰會真記，鉞張生崔女事，所望知之者不爲，爲之者不惑。嗚呼！女用色媚，士以文淫；所操不同，惑志一也！知人不爲，爲之不惑，諸公已矣！來者盍諸！至於載筆之法，次第之義，具詳敘目，此不論焉。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無錫錢基博跋於上海光華大學之西院。

目次

緒論

(一) 文學·····	一
(二) 文學史·····	四
(三) 現代中國文學史·····	七

編首

(一) 總論·····	一一
(二) 上古·····	一二
(三) 中古·····	二一
(四) 近古·····	二六
(五) 近代·····	三二

上編 古文學

(一) 文

1. 魏晉文

王闢運.....四一

章炳麟.....六八

附黃侃

蘇元瑛.....九六

2. 駢文

劉師培.....一〇六

李 詳.....一二三

附王式通

孫德謙.....一三一

附孫 雄

3. 散文

林紆.....一三七

馬其昶.....一五三

姚永概.....一五五

附兄永樸

(二) 詩

1. 中晚唐詩

樊增祥.....一五七

易順鼎.....一六九

附僧寄禪

2. 宋詩

陳三立.....一八二

附張之洞 范當世 及子衡恪 方恪

陳衍.....一九〇

附陳澹然

四

鄭孝胥.....一九九

附陳寶琛 及弟孝樞

胡朝梁.....二〇七

李宜龔.....二〇八

附夏敬觀 諸宗元 羅惇齋 羅惇曼 黃澹梁 志

(三) 詞

朱祖謀.....二一一

附王鵬運 馮煦

况周頤.....二二二

附徐珂 邵瑞彭 王蘊章

(四) 曲

王國維.....二二六

吳梅.....二五〇

下編 新文學

附 董斐 王季烈 劉富梁 魏 械 姚 華 任 訥

(一) 新民體

康有爲.....二六七

附 簡朝亮 廖 平 徐 勤

梁啟超.....三一三

附 陳千秋 譚嗣同

(二) 邏輯文

嚴 復.....三五〇

章士釗.....三八九

附 黃遠庸

(三) 白話文

胡 適.....四二四

附 周樹人 徐志摩等

緒論

(一) 文學

治文學史，不可不知何謂文學，而欲知何謂文學，不可不先知何謂文。請先述文之涵義：

文之含義有三：(甲)複雜 非單調之謂複雜。易繫辭傳曰：「物相雜故曰文。」說文文部：「文，錯畫，象交文。」是也。(乙)組織 有條理之謂組織。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纊組文之物，註：「繪畫之事，青與赤謂之文。」禮樂記：「五色成文而不亂。」是也。(丙)美麗 適娛悅之謂美麗。釋名釋言語：「文者，會集衆絲以成綿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。」是也。綜合而言：所謂文者，蓋複雜而有組織，美麗而適娛悅者也。複雜，乃言之有物，組織，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，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！

文之涵義既明，乃可與論文學：

文學之定義亦不一：(甲)狹義的文學 專指「美的文學」而言。所謂美的文學者，論內容，則情感豐富，而不必合義理；論形式，則音韻鏗鏘，而成出於整比；可以被絃誦，可以動欣賞。梁昭明太子序文選：「譬諸陶匏爲入耳

之娛；黼黻爲悅耳之玩」者也。『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……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語，辯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異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讀論之綜輯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……名曰文選云耳。』所謂『篇什』者，詩經類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爲篇什由篇序上文觀之，則賦耳，詩耳，騷耳，頌讀耳，箴銘耳，哀誄耳，皆韻文也。然則經、公之籍，非文學也，子、老、莊之作，非文學也，史、記、事之文，非文學也，惟讀論之『綜輯辭采』，序述之『錯比文華』，『事出沉思』，『義歸翰藻』，與夫詩賦騷頌之篇什者，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『揚權前言，抵掌多識者謂之筆；咏嘆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又云：『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搖會，情靈搖蕩。』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以爲無韻者筆，有韻者文也。』持此以衡，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屬於文學之林；以事雖出於沉思，而義不歸乎翰藻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者也。夫文學限於韻文，此義蓋有由來；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謂『文學』者，『著述之總稱』，所包者廣。六朝以下，則『文學』者，『有韻之殊名』，立界也嚴。其大較然也。然吾人僞必持狹義以繩文學，則所謂文學者，殆韻文之專利品耳！儒求文學之平民化，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。(乙)

廣義的文學「文學」二字，始見論語，子曰：「博學於文。」「文」指詩書六藝而言，不限於韻文也。孔門四科，文學子游子夏，不聞游夏能韻文也。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，管商之書，法家言也；孫吳之書，兵家言也；而亦謂之文學。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：「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敖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；」舉凡律令、軍法、章程、禮儀，皆歸於文學。班固撰漢書藝文志，凡六略：六藝百三家，諸子百八十九家，詩賦百六家，兵書五十三家，數術百九十家，方技三十六家，皆入焉。儒以狹義的文學繩之，六略之中，堪入藝文者，惟詩賦百六家耳；其六藝百三家，則蕭序所謂「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」也；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并錄入春秋家者，則蕭序所謂「記事之史，繁年之書」也。諸子、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之屬，則蕭序所謂「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」者也。然則「文學」者，述作之總稱，用以會通衆心，互納羣想，而表諸文章，兼發智情；其中有偏於發智者，如論辯、序跋、傳記等是也。有偏於抒情者，如詩歌、戲曲、小說等是也。大抵知在啓悟，情主感興。易、老闡道而文間韻語，左、史記事而辭多詭誕，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。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，明議是非，作俑於唐之昌黎，極盛於宋之江西，忘比興之旨，失諷諭之義，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！譬如舟焉，智是其柁，情爲帆棹，智操理悟，情通和樂，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：

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，復努力以求解釋之。

科學實驗自然 乃爲自然之部分的觀察，以求實驗而證明之。

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，必離我於自然，即以我爲實驗者之謂也。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，必融我入自然，即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。

(二) 文學史

文學之義既明，請論史之爲物。

說文史部『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持中正也。』然則史之云者，又說文又手也持中以記事也；中者，不偏之謂。章炳麟曰『記事之書，惟爲客觀之學。』夫史以傳信，所貴於史者，貴能爲忠實之客觀的記載，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，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論之，文學史非文學。何也？蓋文學者，文學也。文學史者，科學也。文學之職志，在抒情達意。而文學史之職志，則在紀實傳信。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，文學史乃紀述之事，論證之事；而非描寫創作之事；以文學爲記載之對象，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，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，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，訴諸智力而爲客觀之學，科學之範疇也。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。更推是論之，太史公史記不爲史。何也？蓋發憤之所爲作，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；其文則史，其情則騷也。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爲文學史。何也？蓋褒彈古今，好爲議論，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；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。夫記實者，史之所爲貴；

而成見者，史之所大忌也。於戲！是則偏之爲害，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。史之云者，又持中以記事也。周書周祝，荀子性惡注：『事業也。』又荀子非十二子注：『事業謂作業也。』然則記事云者，記作業也。史之云者，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。文學史云者，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。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，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。

中國無文學史之目。文史之名，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，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。凡文心雕龍、詩品之屬，皆入焉。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，後出一文史類。中興書目曰：『文史者，所以議評文人之得失。』蓋重文學作品之議評，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！

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，後世諸史因焉。此可謂之文學史乎？然以余所睹記：一代文宗往往不屬於文苑之列。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，潘岳、陸機、陸雲、陳壽、孫楚、干寶、晉鑿齒、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，王融、謝朓、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，謝靈運、顏延之、鮑昭、王融、謝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約、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，元結、韓愈、張翥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，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、陳亮、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，宋濂、劉基、方孝孺、楊士奇、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。然則入文苑傳者，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！且作傳之旨，在於鋪敘履歷；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！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。嗚呼！此所以謂之文苑傳，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！蓋文學史者，文學作業之記載也；所重者，在綜貫百家，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，洞流索源，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；在記載文學作業，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。文學家之履歷，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，歐西

批評文學家嘗言：『人種、環境、時代』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；欲研究一種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。』質而言之：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。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，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。含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，幾於買櫝還珠矣！

文學著作之日多，散無統記，於是總集作焉！一則網羅放佚，使零章殘什，並有所歸。一則刪汰繁蕪，使莠稗咸

除，菁華畢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鑒，著作之淵藪矣！昔摯虞始作二書：一曰文章志，一曰文章流別。文章志四卷，文章流別三十集，見晉

書本今其書佚不見，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；蓋志如今之嚴氏全上古三代文，以人為綱；而流別疑如姚氏古文辭

類纂，以文體為綱者也。爾後作者，代不乏人；梁昭明太子之文選，宋姚鉉之唐文粹，呂祖謙之宋文鑑，真德秀之文

章正宗，元蘇天爵之元文類，明唐順之之文編，黃宗義之明文海，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姚鼐

之古文辭類纂，姚椿之國朝文錄，李兆洛之駢體文鈔，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，王先謙纂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，

王闓運之八代文選，其差著者也。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，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；於文章嬗變之迹，終莫得而

窺見焉。則是文學作品之集，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。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文紀，起皇古迄隋，博蒐畢載，是為總集

家模範；然與史有別者，以所攷兀者，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，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。此祇以與文史、文苑傳、供文

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！

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：曰才，曰學，曰識。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：曰事，曰文，曰義。孟子謂：『其事則齊桓晉文，